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一世珍藏的微型小说130篇>>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一世珍藏的微型小说130篇>>

13位ISBN编号：9787535436627

10位ISBN编号：7535436625

出版时间：2008-5

出版时间：长江文艺出版社

作者：陈国恩 编

页数：375

字数：304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内容概要

作品让人感动和觉得温暖的是其中的亲情和信义。
在当今一切都可以商品化而且大多已经商品化的社会中，这种亲情和信义代表着生活的另一面，代表着人类的本真理想，或许它正是作者有意凸显出来要让读者领会的抵御商品化潮流侵蚀所不可或缺的精神信仰之所在。
选在这个集子里的作品，都是按照形式精致和内容丰富的标准精选出来的，或主题新颖，或意蕴动人，或构思精巧，或文字颇有余味。
不少作品集众多优点于一身，至少是在一些方面有独到之处的。
举凡过于直露、以形象图解观念、题旨一般化，或构思缺乏新意，语言缺乏灵气的一概不收。
我们想给朋友们提供一个精美的选本，好让你在匆匆忙忙的生活中，忙里偷闲，花十几分钟时间读上几篇。
读几篇，你就会发现它们各具特色的美，你在受到情绪感染和思想启迪的同时，也证明了自己的感觉依然敏锐，心灵还没有老去。
总之，读一读这些精美的作品，你不会觉得浪费时光的。

作者简介

陈国恩，笔名肖亮。
男，汉族，1956年5月生，浙江鄞县人。
1982年毕业于宁波师范学院中文系，199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
现为武汉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闻一多研究会副秘书长，湖北省鲁迅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武汉大学人文学院闻一多研究室主任。

书籍目录

沙葬乳酪汤知事下乡侯爵夫人的粉肩逗乐两个钓鱼朋友西班牙的婚礼美丽的女店主神秘的敲击声一个捕狗者的自白犹大的面孔小抄写员鼠害小园中骑桶者俄勒冈州火山爆发吻祖母醉乡吟七个铜板穷苦人劳动、死亡和疾病门槛一个东方的传说宽恕在邮局里柔弱的人在钉子上伤痕幸福预演一只套鞋浪子抢劫者我所发现的生活麦琪的礼物喂鸽者约会等待的一天雨中的猫桥边的老人矮个儿之死丢失的坟墓美满的婚姻外国佬狗的日子别难过，妈妈一条蓝狗的眼睛难以避免的灾祸兄弟不会笑的人孤独蛙英雄之器转生悬崖人的脚步声风流人物雨伞橘子艾美儿恋爱圈套旅游纪念品丫岛美人鱼金桂，你等等我！王发的周末阿公馆疑问句精神与肉体的抗衡梯子它们如何演绎爱情机会难逢老祖母为什么想起儿歌掌声为你疯狂昨夜星辰宝宝不哭了珊珊送一轮明月老黄难解决的问题早上——一堆土一个兵陈小手摆渡马语武松杀嫂大回看护扶不起的弟弟一吻三十年与周瑜相遇过河紫色人形血型符号秀穗只有一条路老许醉人的春夜大钱饺子桃花三月天太阳语一只羊其实怎样山那边的景致女教师的特异功能了悟禅师永远的门条件绝技陆地上的船走出沙漠成仙作家与鹅诈家在老城区端米同学断桥抠牙绝活一只鸟修壶记翻越那座山老张的车漂亮的金狮车当一回县长我的大学我的媒人莜麦秸窝里

章节摘录

[法] 雨果 沙葬 勃尔登的海岸边，时常有个人——旅行或是捕鱼的人——乘潮落的时候，在离岸很远的沙滩上走。
但他走了几分钟，忽然觉得有些不对劲。
脚底下的海滩，好似胶水一般；鞋底上粘着的沙，也简直像糨糊一样。
海滩上十分干燥，但是人走在上面，等到脚一提起，所印的脚迹，却已被水装满了。
眼睛里也看不出什么变动，只见一片冷僻的平平的海滩；四周的沙都是一般样子，也分不出哪块沙土是坚实的，哪一块是不坚的。
一簇海虫，在旅客的脚边飞舞着。
旅客向前走去——向着岸边走——想走近岸边。
他一点也不挂念。
有什么挂念呢？
他只觉有些不妥当，好像他脚下重量一步加重一步了。
忽地里陷了下去，有二三寸深。
他一想这不是一条可走的路，便站住脚想辨一辨方向。
低下头去看他的脚，已经看不出了，埋没在沙中了。
他把脚拔出，想旋转身子向原路上回去，但陷得更深，沙到胫上了，想极力挣扎脱出，才向左边一蹿，沙反涌到小腿；向右边一跳，沙齐了膝。
于是他脸上现出说不出的恐惧，知道自己陷在流沙中。
他的底下，便是人不能走的，鱼也不能游的可怕去处。
他把肩上负的东西拿下来，好像遇险的船只想减去些重量。
快得很，沙到膝上面了。
他高声喊救，扬着帽子、手帕，但是沙把他愈拖愈深了。
沙滩这般荒凉，陆地离开这般远，滩又是著名危险的，近边又没有勇敢的人来救他，完了，他遭罚葬在沙中了。
他受罚这可怕的、逃不掉的、残酷的、慢吞吞地不快不迟的埋葬。
几点钟里，倒也不就结果他。
也不妨碍他的自由，也不害他生病，只使他立着，把他的脚向下抽去。
随着他的挣扎叫喊，一步一步地引他下去。
这正好像他要抵抗，反受加倍的刑罚。
一边慢慢地拖他下去，一边却任他欣赏四周的风景，乡野里的树木、青草、村庄上的烟囱、海船上的帆、飞鸣的鸟和太阳、蓝天。
沙葬的一个坑，好比潮水，从地下涌上来的。
渐渐地加高，一分钟也不停。
那个可怜的人，想坐一下子，想横下去，想爬起来，一举一动，都使他反埋得更深了。
立了起来，却又深入了好多。
他知道是不好了，屈了两只手，高声向着老天求救，但却没有希望了。
他看沙齐了他的肚子，快到胸前，只剩下半个身子在外面了。
他就放声哭起来，伸起两只手，狠命地向上挣，指爪向沙上乱抓。
想拔出来。
两只臂膊撑住了，想脱离这儿。
沙上来了，齐了肩了，到颈上了，只剩了面孔还可以看得出。
张开口大喊，沙塞满了，静默了。
眼睛还睁着，沙遮盖了，乌黑了。
后来额头渐渐下去了，只有几根头发在沙面上飘着。
一只手露在外面，在沙面上乱挖，哆嗦着，颤动着，隐灭了。

唉，这是一个人不幸的结果！
[法] 都德 乳酪汤 这房间很小，而且是在六楼。
但可以照到充足的太阳。
当夜幕降临，就像此时这样，这间房便和整座屋顶一起，与无尽的黑夜和烈雨狂风融在了一起。
不过房间舒适、温暖，让人觉得那的确是一个家，愈是风狂雨暴，这种感觉便愈强烈，这也稍微弥补了它面积小的缺陷。
不过此时鸟巢是空的，房间主人不在家。
算算时间也差不多该回来了。
屋里的一切，好像都在盼他回来似的。
有一只很小的锅子放在那座封好的炉子上，里面似乎还煮着东西，微微地响着一阵心满意足的声响。
对于锅子来说，这夜太漫长了。
尽管这锅子外边都烧黑了，似乎这已经不是它第一次熬夜了，可它仍不免显出焦急的模样，锅盖不时地掀起来，蒸汽便趁机争先恐后地往外钻，它们在房间里四面散开，变成了喷香的奶的味道，令人垂涎欲滴。
啊！
香喷喷的乳酪汤…… 炉子那边时不时地也闪一下，柴火上的灰烬掉落了，便燃起了小火，从炉门下边耀亮房间，虽然只是闪亮那么一下，但足以将屋里的一切检查一遍。
啊！
是的，一切都井然有序，主人是个很爱干净的人，窗上那简单素雅的窗帘将屋子遮得密不透风。
床边舒适地挂着幔帐。
一张大安乐椅摆在壁炉旁边。
餐桌放在房间一角，餐具整整齐齐地摆放着，而且主人一定是个关心国事的人，因为在桌子边上有一大堆报纸。
孤单的主人一定是一边看书一边用餐的……正如锅子被熏黑了一样，餐具的花饰也被水泡褪色了，报纸也只有上面几页是新的。
房间里的摆设无法使人觉得舒服，因为东西又破又旧，而且少得可怜。
人们觉得主人一定天天如此，深夜方归，进屋第一件事就是看看他那美妙的热汤。
因为这大概是屋子里面惟一富有生命的东西。
啊！
香喷喷的乳酪汤…… 从房子的摆设与装饰，我想像主人一定是位职员，而且时间观念非常强，每天进行着忙碌而井然有序的工作。
这样晚还没回来，那他一定是在邮局或电报局当差。
我几乎看到他和同事们在寂静的 [法] 都德 知事下乡 知事先生出巡去了。
驭者导前，仆从随后，一辆知事衙门的四轮轻车，威风凛凛地，一直奔向共阿非的地方巡视去。
因为这一天，是个重要的纪念日，不比等闲，所以知事先生，打扮得分外庄严。
你看他身披绣花的礼服，头顶折叠的小冠，裤子两旁，贴着银色的徽带，连着一把嵌螺细柄的指挥刀，闪闪地在那里发光，……在他的膝上，还安着一个皮面印花的大护书。
知事先生端坐四轮车内，面上堆着些愁容，只管向那皮面印花的大护书出神；他一路想，几时他到了那共阿非，见了那共阿非的百姓们，总免不了要有一番漂亮而动听的演说： “诸位先生，诸位同事们……” 知事先生，把这两句话，周而复始地，足足念了二十余次： “诸位先生，诸位同事们……”可是总生不出下文。
这两句话的下文，差不多断绝了……四轮车内的空气，热不可当！
……那共阿非道上的灰尘，在正午的阳光下，兴奋奔腾地跳舞，甚至于对面的人，都被他障了……那道旁的树林，一齐遮着白灰，只听得整千整万的蝉声，遥遥地在那里问答……知事先生，正在纳闷的当儿，忽然之间，抬头一望，瞥见了一丛小的槠树林，在那山坡的脚下，招展着树枝，笑嘻嘻地欢迎他。
丛小的槠树林，招展着树枝，在那里欢迎他，好像说： “快来，快来，知事先生，你不是要

筹备演说吗？
那么何不请到我们这树林里来，包管你要强得多……”　　知事先生，居然中了他的诱惑了。
他一面把他的意思，吩咐给仆人们；一面就从四轮车里，跳了下来，径自走进那小的槠树林里，去筹备他的演说。
　　在那小的槠树林里，有成群的鸟儿，在头上唱歌；有紫堇花，在旁边发香；还有那无数的清泉在草地上流……他们瞧见知事先生，和他一条这样体面的裤子，一个皮面的印花的护书，登时大起恐慌。
那些鸟儿们，一齐停止了歌唱；那泉儿，也不敢再做声了；那紫堇花们，更是急得低着头，向地下乱躲……这些小东西们，自从出世以来，从没有见过一个县知事，在这光景里，大家都私下地互通猜度：这样体面的裤子的主人，究竟是一位什么人物？
　　在一丛茂盛的叶子底下，聚集了一种极细微的声音，大家都在那里互相猜度，这样体面的裤子的主人，究竟是一位什么人物……知事先生，对于如此寂静而清凉的树林，心里着实赏识。
他撩起了衣裳，摘下了帽子，在一块小槠脚的草地上，舒舒服服地坐下，随手把他的皮面印花的护书，张开了放在膝上，又向那护书里面，抽出一张四六开的大纸。
　　“这竟是一位美术家呀！
”那秀眼鸟先开口说。
　　“否，否，”接着说的是一只莺鸟，“这哪里会是美术家，你不看见他裤子上的徽带吗？
照我来看，十之八九，还是一位贵族哩。
”　　“十之八九，是一位贵族哩。
”那莺鸟把自己的主张，重新复述了一遍。
　　“也不是美术家，也不是贵族，”一只老黄莺抢着来打断他们俩的辩论，他曾经在那知事衙门的花园里，足足唱了一个春天的歌……“只有我知道，这是一个县知事呀。
”　　这时那些细微的语声，不知不觉地渐渐地放纵起来了。
　　“这原来是一个县知事！
这原来是一个县知事！
”　　一会儿，那紫堇花发问道：　　“他可含有什么恶意？
”　　“一点儿也没有。
”那老黄莺儿接着答复。
于是那些鸟儿们，重新一个个地，去恢复他的唱歌；那些泉儿们，照常在草地上，汩汩地流，那些紫堇花们，也依旧放着胆去发他们的香气；好像那知事先生们没有在那里一般……　　在这喧哗而又恬静的中间，知事先生，又起了念头，要继续去筹备他的演说了：　　“诸位先生，诸位同事们……”
　　“诸位先生，诸位同事们……”知事先生，用一种极有礼貌的声音，发出这几个字……　　不料霎时之间，从背后传来了一阵笑声，把他的文思又打断了。
知事先生回头看时，只见一只黄绿色的啄木鸟，歇在他的帽子顶上，嬉皮赖脸地，向着他笑。
知事先生，把肩胛一耸，露出不屑睬他的意思，刚想回转头来，继续去筹划他的大演说；哪知道那啄木鸟很不知趣，他笑的不算数，索性地大声喊将起来：　　“这又何苦来！
”　　“怎么！
这又何苦来！
”知事先生，气嘘嘘地涨红了脸，一面随手做个手势赶开那顾皮的畜生；一面加上些气力，回头来重新于他的本行：　　“诸位先生，诸位同事们……”　　“诸位先生，诸位同事们……”知事先生，加了些气力，回头来重新干他的本行。
　　但是事有不巧，那啄木鸟方面的交涉，刚才结束，这里一丛小弱的紫堇花们，觑着知事先生意思缭乱的当儿，也一起翘起了他们的梗儿枝儿，和着一种甜而且软的语气，到他的面前来献殷勤了：
　“知事先生，你可觉得香吗？
”　　于是一唱百和，那些泉儿们，登时就在他的脚下，潺潺地奏起一种文雅的音乐；那些秀眼鸟儿，也在他头顶的树枝上，使尽毕生的本领，唱出一阕怪美丽的调子来给他听；其余树林周围、上下左右一切的东西，没有一个不是效尤着，全体一致地来阻止知事先生演说的起草。

那树林周围的东西，全体一致地，来阻止知事先生演说的起草……知事先生，鼻孔里熏醉了香味；耳朵里充满了歌声；他未始没有意思，想摆脱这些妖媚的蛊惑，可是他办不到了。
他偃仰在草地上，徐徐解去他华美的装饰，把他已成的演说，哎哎……哎哎地，从头又述了两三回：
“诸位先生、诸位同事……诸位先生、诸位同事……” [法] 左拉 侯爵夫人的粉肩
什么也无法将侯爵夫人从那华丽的床上拉出来，虽然阳光已透过窗户照在了她的幔帐上。
经过一上午的斗争，她才决定要离开那个大温床。
卧室如春天般地暖和与舒适。
严寒似乎不喜欢这个地方。
在寒冷的天气里，这里无疑是一片乐土。
温暖的空气里飘溢着香水的芬芳，令人心旷神怡。
侯爵夫人两眼盯着屋顶，思绪涌上心头。
她掀开锦帐，按铃召唤女仆朱丽。
“我来了，夫人。
” “还是那么寒冷吗？
” 她焦急地盯着朱丽，如果她听到了：“不！
”一定失望极了。
她极希望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虽然她并未感受到那天寒地冻的天气，然而穷人的茅舍陋室怎经受得了这肆虐的狂风。
她没有与那些贫穷的人一起遭受寒风的侵蚀，但她也不愿看到人们披着一件单衣在街上无处可藏。
“街上雪化了吗，朱丽？
” 女仆把锦衣在烧旺的壁炉上烘热，递给了她。
“不，夫人，没有任何的好转，反而更加糟糕……已经有好几个人被活活冻死了……” 侯爵夫人像孩子一样欢欣雀跃，拍手叫道：“啊，这太好了！
早餐后我滑冰去！
” 朱丽尽量仔细地侍候着娇媚的侯爵夫人，因为她是那么的完美，绝不能有一丝损害。
积雪那令人赏心悦目的淡蓝色反光映进卧室，它那美丽的色调使侯爵夫人想起昨晚在部长家庭舞会上穿的那件珍珠色的连衣裙。
穿上它，我们美丽的夫人无疑成了舞会场上一颗真正耀眼的明珠。
一晚上，她都玩得十分尽兴，她的崭新的钻石首饰对她太相宜了。
她清晨五点才就寝，此时仍有些昏昏沉沉。
但她仍坐到镜前，朱丽帮她梳头，替她脱去睡衣，露出粉肩和玉臂。
侯爵夫人的美丽陶醉了一代人。
自从政权稳固、雍容华贵的夫人们能在杜尔里宫袒胸露臂地翩翩起舞以来，侯爵夫人在名流聚集的正式社交场合，是那样醉心于卖弄自己动人的粉肩，以至于性感的标准已和美丽的侯爵夫人相辅相成了。
她花去大量时间，别具匠心地设计她的服装：把连衣裙有时从后背裁开，露出玉背，以及纤腰；有时从前面裁开，几乎露出胸脯。
亲爱的夫人渐渐地、接二连三地将自己诱人的身体呈现于众人面前，让诸人都对她恋恋不舍。
她的玉背酥胸没有一丁点儿是整个巴黎——从玛德琳娜教堂到圣福马、阿克文斯基——所不曾领教过的，就算是在那时统治阶级最淫乱的地方，夫人也是一颗耀眼的明星。
我不想用太多墨水去描绘她的粉肩。
它如同新桥一样大名鼎鼎，十八年来，在一切盛大的宴会上，那粉肩始终露在人前。
不论何处，在沙龙、剧院或其他场所，哪怕只看到她那赤裸的肩膀的一丁点儿，就能一叶知秋：“大家快来看呀，侯爵夫人来了！
快瞧她的肩膀！
” 再者，那副粉肩的确有它的吸引力 它被达官贵人的目光盯得晶莹剔透，而这一切似乎正是侯爵夫人想要的。

但是，我想男人们愿意做她的情人多过做其他的角色。
那无疑是肮脏的，足令人厌恶的。
但有一点，它有着永久的青春，光阴流逝带不走它的美丽，更无法在上面刻下痕迹。
侯爵夫人将自己的肩膀，以至整个身体当做政治上有力的武器，而这武器的确造就了不少的业绩。
她披肝沥胆地报效于亲爱的政府，并充分运用了自己闻名遐迩的粉肩的魅力。
她历来手腕高超，不论是在杜尔里宫和部长们周旋，或是在大使馆应酬那些巨富豪商，成功对她来说不成任何问题。
她以笑靥诱惑意志薄弱者，在朝廷最紧急最危险时，她更是一件重要的秘密武器，这一绝招比演说家的辞令更具说服力，比士兵的刺刀更能决定胜负。
在选举中，她为了团结众人，尽量敞露胸怀，而这一招足以使她在任何劣势下重新稳操胜券。
也许就像兵器一样，夫人的粉肩在战斗中越磨越亮。
它承担了整个世界，在这外表看来轻弱无力的肩膀下面竟包含了巨大的力量。
吃完早餐，侯爵夫人精心修饰一番，穿着漂亮的波兰服装滑冰去了——滑冰是她最喜欢的活动之一。
公园的气候不会像卧室一样舒服，严寒狂烈地袭击着美丽的夫人。
那天风也很大，吹到脸上像刀割一样。
夫人笑逐颜开，她觉得挨点冻很有趣。
她不时走到湖岸的篝火旁，在那里取暖休息。
然后她又在冰上驰骋，尽是这样重复，但却不知疲倦。
她爱滑冰！
幸亏没有解冻，真太好了！
这使我们美丽的侯爵夫人可以将更多的时间用在锻炼身体上。
在回归的马车上，她看见有一个奄奄一息的女人在不停地发抖。
“噢！
我的天啊！
”夫人用一种吃惊的口吻说道。
就在四轮马车匆匆路过时，侯爵夫人把手中价值五路易的花束扔向那发抖的女人。
花束正落在那个女人面前。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